

给你一张过去的CD 听听那时他们的爱情

提亲未成 祖母偷偷给未曾谋面的祖父鸿雁传书

这是一张结婚照，拍摄于1924年的春天。照片上的这个小脚女人是我的祖母，出生于1899年。旁边那个男人是我从未见过的祖父，出生于1902年。那一年祖母25岁，祖父22岁。一个女子25岁才结婚，这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有点惊世骇俗。那个年代，女子十二三岁就可以出嫁，祖母的好些闺蜜，三十出头就已经有孙子了。



各自成长

这是一个发黄的上世纪20年代的爱情故事。

祖母的父亲早年在云南讲武堂当教官，退休后回到老家四川自贡颐养天年。那时我曾祖父家虽算不上富豪，但也属殷实人家，4个儿子，有两个后来成了自贡著名的盐商，只有祖母一个千金。

曾祖父家教很严，祖母很小就缠了脚，女孩子只能学女红，不能抛头露面去读书。教书先生来家里上课，只有男孩子可以听。老师在屋里教，早慧的祖母就在门外听壁脚，结果功课还好过几个哥哥。曾祖父长叹一口气，才特准她和哥哥们一起上课，于是我的祖母从小就写得一手好字，好文章，而且到老都酷爱读书。

我的祖父名乾盈，字子余，1902年生于富顺县童家寺。祖父家很早就家道中落，16岁一个人漂到自贡的大文堡谋生。祖父写得一手好书法，文和字俱佳，一举考上了川南盐务局的录事。

录事是做什么的呢？有点像现在的总经理助理和档案管理。大文堡是盐业主产区，盐务上的文书报表非常多。祖父每天的工作就是誊写总经理办公室的各种文件，整理归档，忙得不可开交，晚上回到住处，还得点上油灯工作到深夜。

祖父的书法好，盐务局与商贾官员多有往来，祖父的字也成了交际的礼品，求字的人越来越多，祖父往往休息日也不得闲，名声越传越远。

提亲未成

祖母和祖父，一个是白富美，一个是屌丝，各自在自己的轨道上，本来毫无相遇的可能。

那是1920年平淡无奇的一天，21岁的祖母在她父亲的书房里见到了一幅还没装裱的手书《出师表》，起初她讶异于字体的俊秀，细细读下来，却读出了每一个字所饱含的悲怆和绝望，末了忍不住泪湿衣襟，自此表示，非这个人嫁。

其实，曾祖父见祖母异常聪颖，一直不忍随便把她许配人家，千挑万选，可女儿个个都不中意，眼看年龄越来越大仍我行我素。曾祖父听说了祖父的名气，也去求了一幅字，看过也慨叹不已。这小伙子人虽不错，却门不当户不对，辗转反侧，犹豫不决。如今，见女儿如此坚决，曾祖父也就下定决心，满足女儿的愿望。

美满姻缘

没想到去打听的人却碰了个大大的钉子。祖父一来借口高攀不上，二来推却自己事业未建，年龄尚轻，还需努力。曾祖父有些震怒，祖母却觉得自己没看错人。她偷偷给未曾谋面的祖父写信，托兄长盐业公司里的小工传带。开始祖父不理睬，可是祖母坚持不辍，一来二去，两人书信渐密。大约一年，家人知道了，于是借口盐业公司的事务，偷偷安排他们在家见面了。祖父高大俊朗，才华横溢，女儿托付给这样的人，比门当户对的富家子弟更让曾祖父放心。

祖父很有骨气，虽然同意这门亲事，但要求用自己挣的钱来办婚事。可一个小录事的薪俸相当有限，所以为了祖父的尊严，祖母又等了整整3年。

等到祖父终于有钱把祖母娶回家时，曾祖父已经撒手人寰，留给祖母一处房产作为陪嫁。这张照片，就是在这房子的花厅里，请照相师来拍的。然后，祖父就把祖母娶回了自家。（成商）



·纪实连载

心会痛 才会长大

(10)

■文/张智渊

糟糕，保险卡印错了！

几乎每个月，我们都要为多个省区的孤儿发放数万张公益保险卡。基金后台管理着数十万条由各级民政提供的孤儿信息。为保证不遗漏一个孩子的保障，基金办公室会按照发放计划，至少提前三四个与相关省(区)的民政厅进行沟通，落实孤儿信息的收集工作。

元旦即将到来，基金办公室正在紧锣密鼓地筹备为宁夏等五省区孤儿发放公益保险卡的工作。吴姐和万恋是负责这项工作的主力，连续几周紧盯着电脑屏幕的紧张工作，让万恋的双眼有些浮肿。今晚又是一个加班夜。

由于一些孩子可能出现随监护人迁徙，或被送往孤儿学校等情况，因此户籍信息有时会发生变化，孤儿信息可能会重复提交。为了对孩子们负责，也为了提高善款的使用效率，每次拿到新名单之后，万恋都会通过多种方式进行检查和筛查，确保没有一个孩子的信息有误或重复。

保险卡印制是发放前的另一个重要环节。对一张保险卡而言，最重要的信息莫过于卡号、密码及保险期限。印制好的保险卡需要根据承保孤儿的名单信息，打包分拣，一一对应到乡镇一级的基层民政，传递给指定的联系人，并由他们发给孩子们。

下周，我们将发放几万张保险卡。这天清晨，印厂将整整一推车的保险卡运送到了基金办公室。按计划，这些公益保险卡将在元旦那天零时准时生效。时间不等人，这可是几万张卡啊！今天下午就可以安排发卡任务了。这次任务格外重，还好保险卡来得及，两周时间，应该没有问题。

辛苦工作了快一整年，印厂的小李也和大家轻松地攀谈了起来。

说话间，万恋撕开一包保险卡进行

验收，翻开第一张卡，她紧张了起来。紧接着，第二张、第三张……“小李，你等等！这卡有错！”万恋大喊。吴姐跑了过去：“有错！这下麻烦了！”我们围了上去，只见她手指着保险卡的生效日期。

“没错啊！这不是今年嘛。”小李还没反应过来。

“元旦就要到了，这应该写明年。不然，孩子们收到的卡岂不都是过期的无效卡！”吴姐急了。

小李蒙了：“这，我赶紧通知印厂重新印卡吧！”

就这样，印厂的失误导致保险卡发放工作推迟了一周。

所有负责对外工作的同事无一例外都抽调过来帮助发卡，但因发卡数量庞大，眼看着就不能保证五省区的孤儿能准时收到这份从来不曾迟到的礼物，同事们紧急商量着解决办法。

刘冉姐在微信朋友圈晒出一个“奋斗”的表情，“突发情况，节前要紧急加班发放公益保险卡。朋友们，来帮帮忙吧！”

下午，刘冉姐的电话响起来了。“我们是……我们来帮忙吧！”

稍后，又有几家长期支持基金的单位表示要派出志愿者前来救急。第二天清晨，志愿者们准时到来，经过简洁的培训过程，我带着其中一组选了一个安静的角落工作起来。“好细致啊！”承保儿童的名单刚刚展开，一位姐姐就惊呼了起来。

“还真是，你们快看，在咱们组要发的这个乡里，孩子们分别住在好几个村呢，都写得清清楚楚。”

发卡的过程十分顺利，我和这些刚刚认识的志愿者相互配合，把紧张的工作戏称为“流水作业”。几位志愿者还把小组分成了“先生队”和“女士队”。无论哪队领先，我们工作的进度都向前大大推进了一步。

明日关注：我还没用心吗？

·小说连载

家族阴谋

(12)

■文/永城

越洋电波细谋划，深夜街边查故友

“大约两个半小时之前，他搭我的车去机场……”

Steve把手机贴紧面庞，用极低的声音说。那是一只简陋的翻盖手机，早已过时多年。GRE为总监以上的领导配备最新款的黑莓手机，也可以选择苹果。Steve即有黑莓又有苹果，算是公司的特殊优待。他却并不打算依赖它们。真正供私人使用的手机，不该注册在公司名下，更不必拥有太多智能。

“他想要重用你！”GRE全球副总裁尼克说话喜欢直截了当，声若洪钟，像是在发号施令，与他的老板杰森风格迥异。但这一句却显得颇有些口是心非。

“你知道他不会重用我。苏珊复制了我的硬盘。我现在是目标。”

“像你这么能干的，在GRE难免成为目标。”尼克对Steve的才华和能力已毫不质疑。

“但我并没想到要和谁为敌。”

“可有人一直对你严防死守。”Steve知道尼克指的是苏珊。只要苏珊在，Steve就永远只能是GRE中国的二把手。

“但现在，我在GRE更没有前途了。”

“让我修正一下，”尼克故作停顿，“是在杰森所领导的GRE里更没有前途。”

尼克故意拖长了“杰森所领导的”几个字。

“尼克，之前我还以为，你是在为杰森办事。”

“Come on, Steve, 你不会以为我花这么大的气力，就只是想针对马克吧？日本办公室算得上什么？”

Steve的猜测是对的：尼克是想通过挖掘马克的劣迹来推翻杰森的领导。但这件事需要仰仗Steve：

“但这件事没那么容易。”

“是的。所以我需要你。”尼克再次短暂停顿，“你说，马克现在打算怎么办？欠了日本人那么多钱。”

Steve沉默不语。他能猜到马克要怎么办：给羽村家族更多赚钱的机会，即便GRE日本办公室本来没有那么多生意。就算假造一些合同出来，反正一时半会儿也不会被总公司发现。当然

这只是猜测，Steve并无真凭实据。猜测是不该随意说出来的。

“有办法弄到证据吗？”尼克再度开口。聪明人之间的交流，常常无须过多的语言。

Steve沉默片刻：“我得再去一趟东京。”

“你不是已经被马克发现了？这样不是会有风险？”

“中国人有句话：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哈哈！”尼克笑道，“那位直子小姐，是不是真的很美？”

“的确。”Steve也微微一笑，“不过，得过几天。我手头有工作。”

Steve马上要去的是东莞。十年的职业生涯正在接近最关键的时刻，不能容许发生任何小的闪失。“保险柜”虽然只是个不起眼的小项目，却让Steve隐隐感觉到异样：貌似不相干的事情，在特定时间发生。比如十几年不曾联络的熟人突然出现，从龙关镇到北京国贸，如影随形。

李怀安。林氏集团北京分公司的总经理助理。他曾是美国名校的高材生，研究高级控制理论的博士。而且，他十一年前就回台湾去继承家业了。如今怎会沦落到如此地步？

Steve掏出那张名片：林氏集团北京分公司的办公地址竟是国贸1座23层。

国贸1座23层本来并没有这家公司。Steve知道国贸1座里的每一间公司。作为GRE中国办公室的实际运营者，他必须熟悉自己的邻居。

Steve又拨打了几个电话，联系了物业公司，也委托服务提供商到工商局做了核实：林氏集团北京分公司的确租用了国贸1座23层的办公室，签约时间是一天之前。林氏集团北京分公司的注册地址却在东方新天地，最近没有变更。Steve又联系了东方新天地的物业办公室：林氏集团的办公室租期未滿，至今仍未退房。

这些调查都是在北京夜晚的大街上完成的。几个电话而已。深夜也无法阻止Steve获得他需要的信息。Steve Zhou是强大而无情的，他不但能够统领GRE北京办公室，亦能驾驭一副健康的躯体，镇压住一个迷茫懦弱的灵魂。

明日关注：客户翻脸要换人，老方受命赴东莞